

笑——幽默心理学
〔美〕诺曼·N·霍兰德著

LAUGHING



A Psychology of Humor

NORMAN · N · HOLLAND

——幽默心理学

〔美〕诺曼·N·霍兰德著

潘 国 庆 译

A Psychology of Humor

LAUGHING A Psychology of Humor

上海文艺出版社

LAUGHING

XIA



笑——幽默心理学

LAUGHING

A Psychology of Humor

〔美〕诺曼·N·霍兰德著

潘国庆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208585

(沪)新登字 103 号

Laughing: A Psychology of Humor

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郑硕人

封面设计：麦荣邦

笑——幽默心理学

〔美〕诺曼·N·霍兰德著

潘国庆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精 6 字数 185,000

1991 年 9 月第 1 版 199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平装 1—5,000 册 精装 1—500 册

ISBN 7-5321-0830-9/I·661 定价：3.15 元(平装)

ISBN 7-5321-0831-7/I·662 定价：7.35 元(精装)

献给所有多年来使我开怀大笑的取笑者、插科打诨者、杂耍表演家、小丑、喜剧性人物或喜剧演员、愤世嫉俗者、爱开玩笑的朋友、贡戈拉主义者、冷嘲热讽者、爱打趣者和诙谐者、爱笑的人、荒诞说法制造者、滑稽模仿者、爱用双关语的人、妙语连珠的人、善讲故事的人、牢骚满腹的人、讽刺家、嘲弄者、才子和假才子、笨伯和一个机智的女子^①。

^① 参见第183页。

中文版序言

如果本序言的对象是讲英语的读者，我希望在书中增补更多的笑话。如果一本探讨我们为何发笑的著作竟不能使我们发笑，那它将无颜面世，因此，我希望本书能更加有趣一些。然而，由于本序言的对象是中国读者，因此，本书能按原貌与中国读者见面，我就感到非常高兴了。而且，要把笑话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比翻译理论性著述更为困难。在此，我向《笑》一书的译者潘国庆深表谢意。这不是一部好啃的书，我非常感激他所作出的艰苦劳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的论证相当简单。它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概述了有关笑的种种传统理论。在第二部分，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个人之所以发笑，并不是由于这个或那个笑话本身，而是由于我们英语中所谓的那个人的“幽默感”。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觉得有些事好笑，有些事不好笑，而且在这个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与别的人有点差异。对于某个笑话，有的人会捧腹大笑，有的人只是嫣然一笑，而有的人甚至会大为恼火。本书认为，我们借助某种关于人类心智的模式便能理解这种现象。

该模式认为，我们的心智由两部分组成：本性和由它所控制的反馈圈。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本性。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表现出个人独特的选择模式。其他人能够看

出,当我们在生活中选择这行为或那行为的时候,有一些特定的主题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其次,当我们发笑的时候,那一个人的本性正在把那些主题运用于我们对之发笑的笑话、故事或电影。本性对那些主题的运用,要借助我们的文化赋予我们的观察世界的特定方式,还要借助我们作为人体而固有的其他一些方式。反馈意味着我们根据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个人本性所提出的种种假设去检验世界,并从世界获得使我们感到满意或不满意或使我们发笑的种种结果。当我们发笑的时刻,我们会突然以游戏的方式肯定我们的本性。这样,当代的构成心理学便对关于笑的种种传统理论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在《我》(1985)和《罗伯特·弗洛斯特的大脑》(1988)这两部后来写的论著中,我发挥了这一心智模式,把它扩展到性格、儿童成长、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读者与作品的关系等方面的种种问题,并最后把它扩展到我们大家在社会文化和所居住的物质世界中的境遇。我相信,这一模式与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人脑和人脑工作方式的知识是相互吻合的,而且,我认为,这一模式无论是对人文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都是颇为有用的。

书中的一些概念,如本性、反馈等,像笑话一样,难以译成中文的表意文字。因此,我非常感谢潘国庆,感谢他愿意承担起这样一个重任。他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也为中国读者做了一件大好事——我可以这样奢望吗?

诺曼·N·霍兰德

1990年8月22日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

前言

她又继续笑了几日，哭了几日，显露了她本性的模式。

——丹尼斯·列弗托夫

我喜欢笑，我向来喜欢笑。我还能记得学生时代收听收音机里那些被人遗忘已久的喜剧演员如乔·潘彭纳、帕基亚卡库斯等的节目，他俩是一系列喜剧中最早一批的演员，接踵而来的有弗雷德·艾伦、杰克本尼、马克斯兄弟、弥尔顿·伯利、锡德·凯撒，还有伊莫金·科卡、莫特·隆尔、艾尼·科凡克斯、“罢笑”节目^①、蒙蒂·庇森、伍迪·艾伦、梅尔·布鲁克斯、“火踪”剧团、罗宾·威廉斯、第二城市电视台^②，谁知道下面还有谁，他们是我的守护神，也是那些算不上表演的笑的模式：朋友圈子里的笑话，上班时的一两句逗乐，晚会时的纵情欢笑，性生活时的欢乐，孩子们费力而稚趣的行为，年长的亲戚充满智慧的反唇相讥，以及一切其他给生活带来乐趣和欢

① “罢笑”节目，全名应为“罗恩和马丁的罢笑”(Rowan and Martin's Laughin)，系1967—1973年的电视喜剧节目。——译注

② 第二城市电视台(SCTV)，指美国制作和播放喜剧节目的芝加哥电视台。——译注

乐的不稳重的言行。

《笑》是爱或者说是笑的劳动果实。我现在想回顾一下十年前一段幸福的机遇，当时我有幸执教了六年一门(被我)称作“喜剧的感受力”或者(被学生们)称作“宇宙的敏感性”^①的课程。我们研究笑话、漫画和一些伟大的喜剧作品：《堂吉珂德》、《商弟传》、《坎特伯雷故事集》、《十日谈》，伯格曼、费里尼和卓别林的电影，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剧，阿里斯托芬、莫里哀、契诃夫、萧伯纳和莎士比亚的戏剧。

我们提出了这类问题，如我们为何会笑？为何某种维妙的、复杂的心理方面的东西会导致我们的脸颊与腹部产生这样强烈的痉挛？喜剧与笑声的这种特殊快感究竟为何物？为何某一事物在此时令人发笑，而在彼时则全然相反？为何某一事物令某甲觉得好笑，而某乙则全然不觉好笑？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诱使我像一个狩猎巨兽的猎人一样，进入了心理学的热带丛林，在那里我装了一大包一大包鼓鼓囊囊的、有关文学反应的心理学理论，并陆续出版了它们：《文学反应动力学》、《诗歌在于个人》以及《五位读者的阅读》。但是对于笑这一文学反应中最直接的反应，我又干了些什么呢？

《笑》标志着我又回到了那更早、更舒适的探索时代，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对我个人的考验：我是否能将我自以为多年来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最初导致我探究的有关反应事物——笑——上去呢？如果我关于文学反应及其他反应确实学到一些

① 在英语中，“喜剧的”(comic)和“宇宙的”(cosmic)两词之间只有一个字母之差。——译注

东西的话，那么我是否能就幽默谈出一点名堂来，使之值得在数以百计的研究笑的理论家和心理学家出版的大部头著作上，再增添一些东西呢？以上便是我对本书提出的一些完全是个人的问题。现在你对《笑》的反应不仅会将它们变成答案，而且也会将它们变成你自己的问题。

《笑》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有关笑的现存理论作（我希望是）详尽的、或许是令人筋疲力尽的概述。我以为你或许会像我一样感到，正是因为对于我们为什么会笑有这么多的理论和伪理论，所以它们往往彼此否定，使得这一问题未能解答。但是……

本书的另一半描述了某些真人的笑，特别是其中一个人的笑，导致我对“我们为何会笑”这一问题作出了模棱两可的回答，这答案又引起了好几个问题，使得这一问题悬而未决。这些问题继而使得我们能在一个更大的心理学框架内理解千百个传统理论及理论变体，在这一框架内它们能更好地解答这一问题。

提出“我们为何会笑”问题（并解答之）仅是本书的一部分。本书还问道：“我们怎么问‘我们为何会笑？’”并解答之。因为在我看来，“我们为何会笑”是将一个共有的“我们”加一个普遍的“笑”，与一个高度个人化的文化的“为何”联系在一起，从而就我们人类解释自身的方式提出了一些根本的问题。

我谨在此向协助我撰写本书前面一半即概述部分及参考书目的以下各位致谢：约翰·斯图亚特、大卫·古柏、爱伦·

高卢布、玛丽·切尔德斯、詹尼斯·多思、劳拉·基丝、托马斯·阿尔伯特、帕特里克·霍根，他们都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英语专业最近的研究生。在撰写本书第一部分后，我对几位隐名的学生，特别是“爱伦”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她慷慨地允许我详细地描述她的一些笑。我的朋友和同事——保罗·狄辛、戴安娜·休姆·乔治、帕特里克·霍根、劳拉·基丝、阿瑟·马罗蒂、约瑟夫·马斯林、罗伯特·罗杰斯、默里·施瓦茨和大卫·威尔伯恩——他们在阅读了本书的不同的稿子后向我提出许多建议和修改意见。我希望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好意，并能达到他们的标准。

在准备本书手稿时，我要感谢琼·西珀曼富于成效和机敏的工作，感谢杰利·德桑蒂斯使用激光打字机和光笔的技能，我要感谢斯特林·洛德代理处的帕特里西夏·贝伦斯为本书手稿给予资助，感谢康奈尔大学的肯尼斯·休尔在关键时刻给予我充满信心和有益的建议。我要感谢詹姆斯·瑟伯夫人，感谢B·克利班和沃克曼出版公司允许我翻印其漫画，感谢H·萨拉扎完美而周到的编辑工作。在献辞中我表示了我最衷心的谢意。

诺曼·N·霍兰德

于纽约阿默斯特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前言.....	1
第一部分 我们为何会笑？	1
一 喜剧性.....	3
二 刺激.....	10
三 条件.....	21
四 心理学.....	25
五 生理学.....	74
六 宣泄.....	87
第二部分 我们怎么问？	105
七 理论家们的探讨	107
八 发笑者们的发笑	118
九 人的本性	133
十 爱伦为何发笑	149
十一 我们其他人为何发笑	185
注释	218

幽默理论参考书目	227
索引	247
附录：著者生平与创作年表	261
译后记	265

第一部分 我们为何会笑？

一 喜 剧 性

对于喜剧性,我们既不理解,也不十分信赖。在我看来,这是关于喜剧性的两个最为直接和显而易见的事实。

喜剧性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在各门艺术中,它是唯一与明确生理反应的笑相联系的。我们对某一事物往往通过是否想笑,来确定其是否滑稽,即使我们不一定笑出声来。生理上发笑的冲动,仍有待于探讨。对于笑我们是不信赖的。切斯特菲尔德勋爵^① 1748年在给他儿子的信中写道,“既然提到了笑,我必须特别告诫你,要注意避免。我固然诚心地希望你常常面带喜色,但不愿你此生常常发笑。经常的哈哈大笑是愚蠢和没有教养的特征……。依我所见,没有什么比出声的笑更为粗俗、更为缺乏涵养的了。”¹散文家约瑟夫·艾迪生在这个讲究礼仪的世纪的较早时期,曾谈到过一个方济各会的托钵僧,此僧认为“笑是原罪的后果,亚当在沉沦之前是不会笑的”。上古之时,圣经《传道书》中写道,“我指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说乐,有何功效呢?”甚至苏格拉底之前的异教哲学家也说过嬉笑与怜悯是格格不入的——并且认为怜悯更可取²。最

① 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 1694—1773),英国政治家、外交家,主要以所著《给儿子的几封信》而闻名。——译注

早的前古典作家与他们的新古典主义后继者都不赞成笑，但我敢肯定，这些先哲们都曾像我们大家一样哄堂大笑过。

当然，喜剧性并非全是可笑的或滑稽的，或者用一个来自希腊语的有用的同义词是gelastic^①的。它源自 gelan 一词，意为“笑”，是模拟(希腊)鸡“咯咯”叫的象声词——这包含了对笑的更多不信赖和蔑视。我们的谐乐论者认为，喜剧性不仅包括了可笑性，而且几乎包括了任何具有不痛苦结局的事物，任何有愉快结尾的“严肃”戏剧，例如有这样的一出连续剧，尽管其中间几集可能催人泪下，但最终是以皆大欢喜结束的。滑稽只是喜剧性的一个亚类。

笑并不能界定喜剧性艺术，但它与之相离不远，并为喜剧性行为投上一层生理性的气息。我们终究是能纯以生理手段来诱发笑的，譬如通过挠痒或使用牙医的笑气，即一氧化二氮。婴幼儿笑得很多，但他们是因快乐或高兴而笑，不是因谐语而笑。他们还不理解笑话。成年人笑的时候，他们并不笑。说实在的，他们不具备幽默感。笑、滑稽和喜剧性看来都占据着一种不规则的心身空间，介乎于心智与肉体之间。

笑本身所涉及的远不止于对刺激的自动生理反应。我们大家并不都对相同的事物发笑，而对于某一个人来说，对同一类事物也不是始终发笑的。对一个笑话，我们多半只是听第一次时才发笑。一个笑话通常也不会令其讲述者发笑。因而，讲述者要寻找第二个人，把笑话讲给他听，当那个人发笑时，讲述者才会笑。如果那个人没笑，说笑话者就是“下了个臭

① gelastic意为“谐乐性”。——译注

蛋”，(通常)就会感到泄气。

我们所笑的有些事物，似乎是完全无法解释的。试考虑帕斯卡尔^①论及的问题：“两张相同的脸，尽管其各自本身并不令人发笑，但当其一起出现时，则会因两者的相似而使我们发笑。”我们为何觉得面目如一的孪生子甚为滑稽呢？

我们简直不知道人们为何会笑。迄今没有一种关于喜剧性的理论能赢得普遍接受。尽管不能取得成功，但文学理论家和心理学家仍在不断发明新的理论，他们徒劳无益的努力造成了又一种无法解释的可笑举动。我的努力同样也会如此。

我们对于喜剧性几乎没有一种一致的态度(除了不信赖之外)，更不用说一种一致的理论了。我们“后现代人”趋于把喜剧性视为不如悲剧性(或简言之，具有不愉快结局的事物)“严肃”。我们是从浪漫主义者那里承继了这种态度的。他们认为喜剧主要是社会性的，而悲剧主要是个人性或宇宙性的。浪漫主义者向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浪漫主义者偏爱的是孤立的个人，而不是社会的、仪礼的或习俗的东西。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异化是一个可取的字眼。然而，在古典和新古典时期，当思想家们对社会和仪礼有着更肯定的看法时，喜剧与悲剧曾经是享有大致平等的地位的。

在原始时代，悲剧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最早的戏剧不容置疑地是喜剧性的。然而，甚为奇怪的是，像卡尔·马克思和索伦·基尔凯郭尔这样两位毫无共同之处的思想家，竟一

① 帕斯卡尔(Pascal, 1623—1662)，十七世纪卓越的数理科学家之一。——
译注